



冬夜沉沉听鸡鸣

■梁永刚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在乡村,只有公鸡才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歌手。猪的叫声哼哼唧唧,传递着饥饿和慵懒,让人不胜其烦;狗的吠声,多半出于看家护院的职业需要,汪汪叫上一通,让人心生畏惧;至于马嘶牛哞羊咩,只是呼朋引伴的信号和排遣寂寞的长吟,没有多少美感可言。只有鸡鸣声才是最原生态的音乐,也最能衬托出乡间夜晚的大静大美。

公鸡是最有灵性也是最勤快的家禽。黎明前夕,村庄在沉睡,农人也在沉睡,而这时,公鸡最先从睡梦中醒来,清清嗓子提提神,开始报晓。一声声鸡鸣,像流星一样划破静谧的夜空。此时,大地睁开惺忪的睡眼苏醒过来,早起的农人开始挑水、洗衣、打扫院落,安排一天的农事。

记得我上初中时,每天早上要到学校早读。特别是在冬天,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。那个年龄非常贪睡,加之窗外寒风凛冽,滴水成冰,我最喜欢躲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做梦,那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,在那个没有钟表报时的上学年代,似鼓点如号角的鸡鸣声是乡村最为动听的音符,伴随着黎明的曙光,一次次将我睡梦中唤醒。

每天凌晨,在万籁俱寂、漆黑一片的静夜里,“喔喔——”,我家的大公鸡唱出了悠长动听、清脆嘹亮的第一嗓子。我躲在热被窝里,只觉得覆盖大地的夜幕被鸡鸣声生生划开了一道缝,这道缝犹如撕

裂的伤口,钻心的疼痛让它忍不住浑身打颤。还没顾得上缝补,紧跟着另一声鸡鸣又起,夜幕又被划破了一道口子。当第三声鸡鸣响起时,更多的鸡鸣应声而起。近的、远的、高亢的,顷刻间连成一片,形成一股强大的音潮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把黑夜冲击得支离破碎。

此时此刻,我脑海中浮现着父亲给我讲过的“闻鸡起舞”的故事,耳畔回响起老师“睡瞌睡,瞌睡睡,瞌睡越睡越瞌睡;精神振,振精神,精神越振越精神”的谆谆教诲。于是,我睁开了惺忪的睡眼,打个哈欠,伸个懒腰,开始穿衣起床。早起的母亲已经为我做好了早饭。匆忙吃完早饭,背着书包开始步行去学校。从家到学校有四五里路,中间需要翻过两道岭、越过一条沟。走在蜿蜒崎岖的小道上,刺骨的寒风从耳边吹过,沿途村子里此起彼伏的鸡鸣声,合着我的脚步声,听起来如优美和声一般。走着走着,天边的星星逐渐稀落消逝,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,熟悉的鸡鸣声和曙色晨曦就铭刻在了记忆深处。

如今,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,养鸡的农人越来越少了。曾经熟悉亲切的鸡鸣声,以及那种“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”的乡土田园气息,也渐行渐远。那留在乡村记忆里、存储于儿时梦境中的鸡鸣声,就像一瓶陈酿老酒,散发着醇香,让人回味悠长,怀念不已。

野酸枣

■乔凯凯

酸枣是一种鼠李科枣属植物,是枣的变种。在我的家乡豫北地区的太行山脉上随处可见,多为野生,当地人称之为野酸枣。虽以“枣”命名,实与枣相差甚远。首先是外形极其“袖珍”,像一颗圆形的花生米。外皮光滑,但核大皮厚,无肉而且味酸。

对于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我们来说,整座大山就是我们天然的游乐场。捉迷藏时,奔跑玩闹时,或者向大山更深处“探险”时,总有一些带刺的小灌木挡住我们的脚步,一不小心划伤了腿,或者挂破了衣服。到了万物成熟的秋季,我们意外地发现,曾经让人无比生厌的“荆棘”枝头竟然也挂上了一颗颗红艳艳的小果子。其实刚开始它是绿色的,只是混在绿叶中,我们一直未曾察觉,直到它一点点成熟,一点点地变了颜色,我们才猛然发现它的存在。于是,每个人都摘了满满一口袋,玩得口干舌燥时,时不时地丢一颗到嘴里。酸中带甜,口舌生津,倒也成了童年记忆里一种独特的滋味。

渐渐长大,我才知道,大人们口中的

“荆棘”其实是两种植物。因为两者常在野外混生,所以人们才习惯把它们合称为“荆棘”。“荆”是荆条,没有刺;“棘”是一种带刺的小灌木,也就是酸枣树。

后来翻阅中医典籍《神农本草经》,发现此书中早有记载,酸枣可以“安五脏,轻身延年”。忽然忆及,年幼时,爷爷病逝,奶奶伤心过度,精神恍惚,烦心而不得眠。父亲带着奶奶求医问诊,吃了很多药都不管用,急得还未成年的叔叔和姑妈直哭。后来姑妈不知在哪儿打听来了偏方,每日在山里摘一些野酸枣,泡水给奶奶喝。一段时间之后,奶奶的病竟不治而愈了。她笑着说:“你们还小,我不能撒手不管啊!”现在想来,野酸枣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效用,不过,奶奶对子女们的惦念和牵挂大概也起到了“药引子”的作用吧!

前年冬日,我回老家小住。闲时到山间散步,竟在皑皑白雪覆盖下的枝头看到了一颗野酸枣。此刻,它已变成了深绛色,表皮也因失水而缩为一团,却依然牢固附在干枯的枝头,像极了一位苍老却倔强的老人。

春水作画

■郑利侠

立春后,天气渐暖,心情也如春阳般越来越明亮,就向往着欣赏大自然的画卷了。去拜访一下春水吧,看这位多情的自然宠儿把迎春图完成的怎样了。

堤岸上,矮矮的柏树远远地耸立,着墨绿衣衫,好像沉思的智叟,酝酿着冬去春来的哲理诗篇。高高的杨树熬过漫长寒冬,舒展着枝桠,虽然枝条上没有叶的喧哗,但它依然用光秃秃的枝条儿书写着铁笔银画。

初春的水,清澈明净,被冰的银筛滤去了尘滓。此时苇、菖蒲还在做着冬的梦,水草成了东家,它们拉起长链,网住了一汪碧绿,把这里变成了草的茂林。水又舒展双臂,揽岸上的柏树、杨树入怀。

野鸭划动脚蹼,摇摇摆摆,微胖的身子描出的细纹,圈圈荡开,水面上的景象变成了动画。这是一幅素描画。春水只用了黑、白勾勒了初春的轮廓,引你尽力想象画面的内容。

我乘兴向前走,半个时辰的工夫,河岸的色彩不再是纯绿一片,多了白、黄、红的颜色。三两株樱花树,枝头绽满了白花,这种樱花性子泼辣,倾尽热情呼啦开放。它们将俏丽的影儿投向春水,春水又在画布上添上了点点的白,如星落河面。

春水的画就这么耐品味:她先以素淡的水粉画取胜。我在画中游,也恍若成了画中人,又会是什么色彩呢?

山水间

■单涛

依稀记得,最早了解桂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篇小学课文《桂林山水》,读过这篇课文后,当时就想去看看桂林的山水。

这些年,我是走过一些山水水水的。以“幽”闻名中外的青城山,以“险”著称的华山,以“雄”傲视群峦的泰山,以“奇”为特点的黄山,还有以“秀”蜚声中外的峨眉山,以及令人向往的玉龙雪山……

桂林的山大都是拔地而起的,漓江的水都是轻柔的、碧绿的,似绸似翡。象鼻山始终是桂林的标志性地标,似一头憨态可掬的大象在江边把长长的鼻子伸进水里豪饮甘泉,酣畅淋漓。

喀斯特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,独秀峰、七星岩、芦笛岩、叠彩山、伏波山、冠岩等山峰溶洞便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。因其山形如紫金冠而得名的冠岩位于漓江中段,是一个具有千年人文历史的地下

溶洞。

冠岩分为四洞,洞洞相连,高低错落,大的可容万余人。置身于洞内,晶莹剔透、五彩斑斓的石笋、石乳、石柱、石花、石针、石幔等钟乳石琳琅满目。雪山倒影、孔雀倒挂、仙女寝宫、瑶池仙桃、热带雨林、生命之花等让人目不暇接。不由令人感叹,大自然究竟用了怎样的洪荒之力对这方山水进行了揉捏雕琢,才有如此的鬼斧神工!

日落月升,遇龙河畔,风雨桥前,熊熊的篝火燃起来了,苗乡侗寨的芦笙舞舞起来了,阿哥阿妹的山歌对起来了。气氛热烈而欢快,歌声、欢呼声飘过河面,响彻云霄。

闭目凝思,优美的旋律、欢快的歌声仍在耳畔萦绕,思绪却在徜徉、在飞翔,徜徉在这田野的泥土间,徜徉在这花海乡舍间,徜徉在这山歌翩舞间,徜徉在这山水间……